

小说通过马莲花千里跋涉的足迹

向我们展示了一幅优美的千里河西风情画卷

苍凉的戈壁让人慨叹

恶霸地主高深的宅院令人望而生畏

女主人公幽怨的『花儿』给人希望

甘肃人民出版社

陈玉福 著

著名作家陈玉福作品系列 第五卷

西部女神

中篇小说精选卷 (5)

陈玉福 著

甘肃人民出版社
中篇小说精选卷
(5)

西部女神

著名作家陈玉福作品系列 第五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西部女神 / 陈玉福著. —兰州: 甘肃人民出版社,
2005. 11

(著名作家陈玉福作品系列. 中篇小说精选卷)
ISBN 7-226-03294-5

I . 西... II . 陈... III . 中篇小说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5) 第124322号

总 策 划: 张旭东

责任 编辑: 李青青

装 帧 设计: 贾 文

西部女神

陈玉福 著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730000 兰州市南滨河东路 520 号)

兰州瑞昌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2.25 插页 2 字数 260 千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ISBN 7-226-03294-5 定价: 18.00 元



作者简介

陈玉福，甘肃凉州人。甘肃省文学院签约作家，兼职教授，金昌市作家协会副主席。曾以“1号”系列长篇小说第一部《1号会议室》（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享誉文坛。“1号”系列长篇小说被海内外五十多家报刊、网站连载，反响强烈。作品曾获第四届敦煌文艺奖、“五个一”工程奖等多种奖项。

“1号系列”长篇小说中有三部登上了全国百家书城十大畅销书排行榜。主要作品有：“1号”系列长篇小说《1号通缉令》、《1号别墅区》、《1号考查组》、《1号专案组》、《1号检察官》等六部；中篇小说集《人生有几搏》；《陈玉福电影文学剧本选》；纪实文学《1号罪案》、《1号商人》等四部；长篇电视文学剧本《西部人》、《都市英雄》（共六十集）等作品。

编者的话

陈玉福先生辛勤创作、寒暑不辍，在其二十七年的创作生涯中，发表、出版了五百万字的作品。中国作家网、搜狐、新浪及《南京日报》、《贵阳晚报》、《兰州晨报》等五十多家海内外报刊连载过他的作品，反响强烈。他写故事曲折跌宕，时有妙笔，惊心动魄，荡气回肠；塑造人物善于从侧面取势，大处着眼，细微处着墨，各色人物跃然纸上，历历如在眼前。因此，他的作品大多脍炙人口，让人爱不释卷。“1号”系列长篇中，有三部登上了全国百家书城十大畅销书排行榜。

甘肃人民出版社徇读者之要求，

在陈玉福先生“1号”系列六部长篇小说中精选了四部，又在其他作品中筛选了中篇小说八部、电影文学剧本八部、短篇小说三十九篇，收入《陈玉福作品系列》，约二百四十万字，分八卷出版，以飨读者。

收入《陈玉福作品系列》中的中短篇小说和电影文学作品，都是作家二十七年来发表在《人民文学》、《小说》、《小说月报》（原创版）、《电影文学》等几十家刊物、报纸上的优秀作品。在编辑《陈玉福作品系列》的过程中，出版社坚持收录“1号”系列的全部长篇小说。然而，陈玉福先生为了向读者朋友们负责，坚持只选了其中的四部，其严谨的态度诚足可贵。

在甘肃的作家中，出文集者凤毛麟角。为什么不叫文集而称作品系列？是考虑到陈玉福先生还年轻，才四十五岁。喻意有二：一是作家创作刚刚上道，宽广的文学之路就在眼前；二是八卷之后还有十卷、二十卷，甚至更多……

这是我们的期待，也是读者朋友们的愿望。

《陈玉福作品系列》总策划：张旭东

目 录

西部女神(1996年) (1)

圆不过月亮方不过斗，好不过十三省的凉州；麻不过花椒辣不过酒，甜不过尕妹妹的舌头。《西部女神》中不少花儿的味儿，咂摸来咂摸去，其基调激越亢奋、粗犷豪放，其词儿火辣辣、热腾腾，犹如山风野火，撩人情怀……

商 界(1997年) (55)

我们的事业应该是辉煌的事业，我们的时代是属于强者的时代。当改革的春风吹遍了我们这块古老的土地的时候，在共和国西部的一片处女地上，站立起了一个铮铮的硬汉子，他用他执著的热血谱写出了一部激昂的都

市晨曲。

农民镇长(1998年)(104)

“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这只是舞台上一个七品芝麻官的台词。“当官不为民办事，不如回家放羊去。”这却是一个现代芥子官内心世界的大写真。可惜，这个现代芥子官对于现代官来说，他只算一个而且也只能配做一个“圈圈外”的人物。

苦涩的岁月(2004年)(134)

小小年纪的王东山，居然对异性女孩产生了好感。他有时甚至想，在教室的一角有一间隐形的小房子那该有多好呀！如果有这样一间小房子，他一定会把王小全弄进小房子里。至于把王小全弄进小房子里干什么，他心中没有明确的概念。他只知道，漂亮的女孩应该属于他，不该属于唐学强。

人生有几搏(1999年)(169)

当代中国的改革大潮汹涌澎湃地荡涤着一切腐朽的东西，但那些历史的陈垢却像幽灵、像海洛因一样毒害着我们伟大的事业。但愿我这枝笨拙的笔能真实地勾勒出

一个无所畏惧的弄潮儿的身影，能真实地录下一个“企图晃悠地球的人”的心声。

虎 缘(1995 年) (225)

生活展现给人们的往往是一种平凡，但在那并不乏味的平凡中往往孕育着一些荒诞。这并不是猎奇，我只是想让这只善良的老虎将一群形形色色的人物，将一个悲欢离合的故事驮到我的读者面前……

红颜诱惑(2003 年) (261)

这时候，霍聘的酒意早吓到爪哇国去了。他想这可是个严肃的问题，这可是个天大的问题。可是不管这个问题有多大，他的血总往脑门上涌，手也不由自主地搂住了女人的细腰，浑身突然爆发出一股从来没有过的欲火。金梅梅娇声说：“霍总，别怕，别……”

兰花白雨(1983 年) (311)

一个美丽的传说往往是一把神奇的钥匙，它可以打开一个个紧闭的心扉；一种忠贞的爱情往往是一段催人泪下的悲剧，它可以演绎出一个哀婉的故事。女人，它常常扮演着人生舞台上的主角，但她们往往也是生活的弱者。

1. 西部女神(1996年)

圆不过月亮方不过斗，好不过十三省的凉州；麻不过花椒辣不过酒，甜不过尕妹妹的舌头。《西部女神》中不少花儿的味儿，咂摸来咂摸去，其基调激越亢奋、粗犷豪放，其词儿火辣辣、热腾腾，犹如山风野火，撩人情怀……

每当我事业受阻、前途迷茫的时候，母亲那坚忍不拔、不屈不挠的精神都鼓励着我，使我猛醒，让我振奋；每当我跌倒了跌得头破血流时，母亲为追求幸福生活奋斗不止的一生又赋予了我承受苦难的力量。

谨以此文献给我敬爱的母亲。

——作者题记

—

凉州城西有座人称三罗城的古宅。它依山势而立，内外三层围墙，系夯土筑成，坚固无比。内院墙高约两丈，墙顶宽可跑马。墙内共有十五个天井，井井相连。正门高约三丈的大墩下，十五道大木门，层层有兵丁把守。王胖子一家老少五十余口人，居住在这里。

六月初十这天，王胖子在古宅的内院里，摆了几十桌酒席，请了凉州城数十名军政要员及亲友，为母亲王邱氏过七十八岁大寿。大堂上挂着斗大的包金“寿”字，两边悬挂楷书对子，一眼望去，颇具气势：云鹤千秋寿，古松万年青。

寿星王邱氏银发苍苍，一身青绸衣，表情冷峻，显得跟这热闹的场面不大协调。出身贫寒的老太太，虽然生了几个如狼似虎的儿子，自己却笃信佛教，整天吃斋念佛。此刻王邱氏手捻佛珠，端坐在寿星席位上。尽管宅院内外一派热闹欢乐的气象，耳边却分明传来了马莲花凄凉得让人掉泪的“花儿”：

.....

清茶熬成个牛血了，
茶叶熬成个纸了；

相思害在了心肺上，
血疮疮儿吊在了嘴上。
.....

这女子苦啊，她怎么就让我那个丧良心的儿子给看上了呀！老太太的脸上平静，可心里焦虑，似猫爪子挠心一般。

祝寿活动进行到墙头跑马这个节目时，已经到正午了。随着三声号炮响过之后，二十名年轻娃子牵着二十四高头大马走进了大院，一字儿摆开，朝主宾们行过礼后，翻身上马，一个接一个地通过天井的斜坡，疾驰到了内院的墙上，动作干净利落，丝毫无了一丁点拖泥带水的样子。大院里掌声雷动。二院里的长工们因为老太太关照过今天可以不下地，也和下人们一起兴高采烈地看着骑手们的表演；三院里当兵的和王家大院护卫队的弟兄们也在高兴地看着这神奇的表演。

县长拍着手，大笑着对老太太说：“美得了不得嘛。老太太，这墙头上跑马，在凉州真个是一大景观呢！”王邱氏点点头，并没有回答县长的话，老太太的耳朵里响着的仍然是马莲花那忧伤的“花儿”，眼里看到的只有马莲花仇恨的目光，至于看墙头跑马，她一点心思也没有。她不愿意跟这些人说话，但也得做出一副专心致志看热闹的样子。

王胖子得意地说：“就是嘛，墙头跑马在凉州，除了王家，再没有第二家。从我记事起，我爹逢年过节、祝寿娶亲，都要看这出戏……”

嗵！嗵！嗵！又是三声炮响，墙头跑马结束了。戏班子老板颠颠地跑来拿着戏本请王胖子点戏。老太太点了《三娘教子》和《张连卖布》，县长点了《卖水》、《大保媒》，王胖子点的是《求婚》，王营长点的则是《打懒婆》……

与院子里热闹非凡的场面截然不同，堂屋旁的“新房”里却是一副冷清凄凉的景象。

马莲花被抢进王家大院已经有些日子了。

王胖子送来的绫罗绸缎、金银珠宝，她连正眼儿也不瞧一眼，丫环们端来的羊羔肉她闻都不闻一下，整日里只是以泪洗面。在这夜深人静的时候，唯有“花儿”才能表达她对五斤哥的思念：

一对鸽子飞崖弯，
身穿一对的宝蓝；
舍我的金山和银山，
舍我的五斤哥是万难。

负责看守马莲花的士兵马忠被惊醒了，他被这优美凄楚的“花儿”深深地打动了，然而看守的职责使他不得不走过来劝道：“都黑天半夜了，你唱个啥哩么？放着清福不享，嫁个穷汉去遭罪呀！”

马莲花看了马忠一眼，继续唱道：

好马不备双鞍子，
走个千里路哩；
好女不嫁二夫男，
做个烈女哩。

马忠当兵前，是家乡有名的“花儿”高手，此刻，他也想露一手。他左手托腮，压低声音唱道：

白牡丹不开了拿水浇，
绿叶儿自己长哩；
婚缘不成了好话劝，
你是个铁心儿也软哩。

在王家派来的说客当中，唯有马忠，嘴上虽也在劝，可他心里却是同情她的。这一点马莲花也觉察到了。现在这一曲言不由衷的“花儿”，更使她对他产生了好感。她索性用“花儿”向马忠表明了她的决心：

五十里堡的甜水泉，担儿担，
榆木的勺勺儿把它舀干；
要想和五斤哥的婚姻散，三九天，
明冰上长出个马莲。

听着这首花儿，马忠不禁对她的“花儿”和嗓音暗暗称奇，这么干散的“花儿”，只有马莲花才能唱出来。可她还不知道她的五斤哥怎样了呢。唉！自古以来，干散的女娃子多灾难啊。马忠看了一眼马莲花，压低声音说：“尕妹子，你的五斤哥早让马家军抓去充军了，现在在新疆骑七旅当差呢。”莲花一听惊愕得半天说不出话来，半晌才问：“新疆在哪哒？他新疆做啥去了……我寻他去！”

马忠说：“寻他去？你谋着新疆是凉州呀？远得没式样……有几千里路吧……”

马忠的话让敲门进来的丫环打断了，丫环对马忠说：“老太太让你去哩。”马忠看了一眼莲花，无奈地走了出去。

寿宴散的时候，夜已经深了。

王老太太趁王胖子酒醉之际，把马忠叫了进来。在昏暗的灯光下，老太太把一串钥匙交给了马忠，她说：“娃子，三更天放尕女子出去，让她跑得远远的，近了还会被抓来的。这是令牌，拿在手上没有人敢挡……记住，你要是敢肋巴窝里漏气，我就让你的营长拾掇你。”

马忠心里满是感激，连连向老太太点头，小心地把钥匙和

令牌藏在了身上。他来到了关马莲花的“新房”，把两个丫环支到了门外后悄悄地对马莲花说：“老太太让我在今夜三更天放你出去哩。”

“真的？”马莲花又惊又喜，“大哥，你是好人，我早就看出来了。”马忠又试探着问：“你上哪哒去呢？”马莲花说：“我要上新疆去找他……”马忠说：“尕妹子，不是我小看你，你根本跑不到新疆。那路真是远得没式样，有人烟了好说，到了没人烟的地方，连水都找不上。我担心你还没到那儿，就得渴死、饿死。”

“不！”马莲花望着墙角喃喃地说，“他说过，他要用八抬大轿来娶我哩……”她转过脸来看着马忠，说：“大哥，你别管我，我一定要找到他，哪怕新疆在天边边上，我也一定要去。”

马忠说：“那我帮你，三更前我替你去看你妈，你不能去。王胖子如果发现你跑了，首先要寻的地方就是你妈那里。”

“大哥！”马莲花含着眼泪说，“你告诉我妈，让她别扯心我，就当没有生我这个女儿吧。我见到五斤哥就拉他回来，一起伺候她老人家……”

马忠点点头说：“还有啥？”

“把我绣的十几双绣花鞋拿来，再让妈给我多带几条裤子，把裤带绳缝在裤腰上，路上用……”

三更的梆子敲过后，王家大院里一片寂静。马忠领着马莲花来到了三罗城的第一道城门前，所谓城门是用土打的厚厚的高高的大墩下的门，足有六丈深，每隔四尺一道坚固的木头门。开过十五道门，应付了十五名守门的兵丁，他们顺利地走出了内院。走过城门约十步，两把长枪顶到了马忠的胸口上：“做啥的？”

马忠出示令牌说：“去取东西。”两个兵一见令牌，让开了道。第一座城门到第二座城门大约有三十五丈的距离，这叫二院，包围着高墙内院。二院里住的是王胖子的一帮狗腿子和给王家干活的长工。马忠和马莲花又顺利地走出了第二座城墩下的五道大木门。二院外是三院，住的是王家大院的护卫队和王营长派来的一个班的士兵。马忠手持的令牌真管用，护院的、站岗的、守门的、巡逻的，都恭恭敬敬地把他俩送出了城门。他们终于走出了深不可测的王家大院。

“尕妹子！”马忠把藏在墙外的包袱交给了莲花说，“上了这个坡就是谷子地。如果有人撵，你千万别跑，就藏在谷子地里，没有人撵，就照直朝西北方向走，赶天亮，你就能走到丰乐堡。听着，千万别回家！王胖子是不会放过你的。你妈让我告诉你，一路上要小心，别担心她……”

“大哥！你一定请大夫给我妈瞧病。”她流出了感激的眼泪。

马忠把自己仅有的一点钱全塞到了她的手里说：“这些钱你拿上，路上救个急。”马莲花泪眼婆娑，朝马忠鞠了一躬说：“大哥，我会永远记着你的……不过，你怎么回去呢？王胖子会不会害你？”

马忠说：“你就心放宽吧。我不怕他，天塌了还有老太太给我撑着呢，她会护着我的。王胖子把我做不上个啥……我要是个女人，我会陪你去的。”

二

油泼的辣子茄拌蒜，

辣辣儿吃碗搅团；
只要能见上哥一面，
喝一碗凉水也心甘。

马莲花走到了山丹境内时，唱着“花儿”流下了凄凉的眼泪。带的炒面已经吃完了，她的肚子饿了口也渴了。马莲花又想起了家里常吃的山药搅团，把山药煮熟剥掉皮，用木勺子捣烂，炸上葱花儿，加上油泼辣子，就着蒜拌茄子，真是好吃得不得了。出门一里，不如屋里，出门走了几百里地了，回头是万万不能的。走吧，再走一程就到山丹城里了……

她艰难地迈着沉重的步子，浑身儿一点劲也没有了，一对小脚每挪动一步就钻心地疼，一软腿坐在了地里。她坐在那里才发现鞋底子早就通了，连裹脚布都磨烂了两三层了。她从包袱里取出了一双新鞋穿在了脚上。这些鞋原本是准备和五斤哥成亲时送亲戚邻舍的，现在就自家穿吧。新疆到底有多远，委实不知道，也不晓得这十几双鞋够不够穿，管他呢，先穿着再说吧，新鞋穿烂了，就缝上旧鞋再穿。连旧鞋也没有了，就精脚片子跑。我就不相信跑不到新疆！

她这样想着，吃力地站起来又走。快走吧，前面不远就有人烟了，先要点水喝，要点东西吃，然后再赶路。

她走到了山丹城南的一户人家门前，隔着柴门望见了一位老妈妈。她拍了一下门说：“开门来……老奶奶，有水了给点吧，我快渴死了。”

老妈妈赶紧打开柴门，见马莲花嘴上起了一嘴的泡，忙往院子里让：“姑娘，快进来吧。”老妈妈把马莲花让到了一间茅屋里：“坐下，姑娘，我给你舀水去。”马莲花跟在老妈妈身后走进了葵花秆子搭的小厨房里，接过老妈妈递过来的一大碗水，